

历史上的亚当的重要性

人类究竟是上帝亲手创造的，还是由类猿生物进化而来，长期以来都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在当今世俗文化中，人们通常将圣经中关于亚当的故事、神话或寓言视为一种叙事，而这种解读方式如今也逐渐成为福音派群体中许多人的标准。

为了以这种方式理解《创世记》，我们不得不牺牲圣经的清晰教导，以适应某种特定的地球历史进化论观点。

关键词：亚当、历史、神话、BioLogos、堕落、罪、有神论进化论

介绍

每一代基督徒最终都将面临各自的神学挑战，并被呼召“……竭力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犹大书 1:3*）。这一代人也不例外。

我们从小就受到文化中一些固有异教观念的影响，而我们往往对此浑然不觉。这些观念通常被不加批判地接受，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在当今时代，世俗思想对基督徒思想最常见的侵蚀之一，便是对受造界的异教式理解——进化论自然主义。不幸的

是，许多基督徒不加批判地接受了这种异教式的受造秩序观。

关于亚当是否确有其人的历史争论，归根结底，是关于我们是否相信圣经明确教导的争论。如果我们无法确定万物的起源，又怎能确信圣经其他部分的教导呢？真理的不确定性在我们的文化中十分普遍，部分原因是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认为亚当的历史性问题无关紧要的原因。

此外，相信历史上存在亚当与主流的知识体系相悖，而这种知识体系在世俗学术界确立了所谓的“可信度”。因此，那些在知识上对学术界负有责任的福音派人士，就必须找到另一种解读《创世记》1-11章的方法。

本文旨在论证，反对亚当是存在于时空历史中的历史人物的论点，并非基于圣经的明确教导，而是基于进化论的预设。随后，本文将阐明，为何将亚当理解为历史人物对于系统理解圣经中关于创造、堕落和救赎的信息至关重要。

亚当否认论的基础

自启蒙运动以来，亚当的历史真实性就一直受到质疑。如今，越来越多的福音派学者开始否认亚当的历史真实性，而另一些人甚至认为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或者根本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Ostling 2011, 第23-27页）。犹太学者路易斯·雅各布斯指出：

毫无疑问，直到十九世纪，亚当和夏娃都被认为是历史人物，但随着地球年龄的发现……许多现代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倾向于……将这个�故事解读为神话……（Jacobs 1995, 第13-14页）

新正统神学家卡尔·巴特（1886-1968）可能是现代否认亚当是历史人物的主要影响者。巴特以“历史”（Geschichte）的视角理解创世记。对他而言，“历史”（Historie）是作为事实记载的，而“历史”（Geschichte）则是对事实的诠释（Trueman 2008, p. 14）。巴特认为，《创世记》并非神话，并非从未发生过的事件，而是纯粹的传奇故事，它既不同于“历史”，也不同于神话（Barth 1958, p. 90）。巴特将亚当视为所有人的象征。他否认堕落的存在，认为亚当“……一开始就是第一个罪人”（Barth 1956, p. 508），因此在创世之初就已在上帝面前有罪。

巴特的“历史-纪事”区分使他认为《创世记》1-3章中的事件并非发生在特定的时空之中，因为它们是“纪事”（Geschichte），一种存在于本体领域中的“历史”。这意味着，这里不存在正统意义上的“创造”，《创世记》的写作方式也并非历史性的。巴特摒弃了

创造论，以便将现代哲学观点强加于《创世记》之上。这种“历史-纪事”区分对某些福音派思潮颇具吸引力，这些思潮吸收了语言哲学中的一些观点（Trueman 2008, p. 15）。正是基于这种区分，《创世记》被解读为“神话”或“传奇”，这也是当今许多神学家解读亚当的理论基础。

现代亚当否认论

当今最著名的有神论进化论组织 BioLogos 邀请了许多神学家和科学家对圣经和科学中关于历史上的亚当的说法发表评论。

例如，英国神学家阿利斯特·麦格拉斯理解人们为何将亚当视为历史人物，但对他而言，将亚当和夏娃视为刻板印象中的人物则更有意义：

……代表着上帝创造的人类潜能，但也代表着人类犯错的能力。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就是我们所有人的故事——我们都拥有最伟大的意图和最卓越的天赋，但仍然会失败。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告诉我们，这并非偶然——这就是人性。

(McGrath 2010)

巴特的思想对麦格拉斯描述亚当和夏娃的方式产生了影响。正如巴特认为亚当始终是个罪人一样，麦格拉

斯也把亚当和夏娃的故事视为“人性”的体现，即我们被上帝创造时就具有“犯错的能力”。

如果罪只是亚当与生俱来的一部分，并且始终存在于生命之中，那么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呢？此外，如果上帝一开始就把我们造作如此，我们又为何需要饶恕呢？然而，亚当的经历实际上并非我们的经历，因为亚当起初并非处于罪的状态。亚当和夏娃违背上帝的命令后，“他们的眼睛……就开了”（*创世记 3:7*），这表明他们意识到先前被造时的美好已成过往，并且由于他们的悖逆，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罪孽，于是躲避上帝（*创世记 3:8*）。亚当因赤身裸体而惧怕上帝，这羞耻感在他纯洁无辜时是没有的（*创世记 2:25*），在古代近东和圣经中，赤身裸体是一种极大的耻辱（*创世记 9:24-25*）。亚当和夏娃的羞耻感被解释为罪孽的后果（*创世记 3:8-10*）。一个人屈服于诱惑，并不意味着他变成了罪人，因为他本身就是罪人，因为他是亚当的后裔（*罗马书 5:12-21*）。亚当被造时并非罪人，但他堕落了，失去了纯洁无罪的状态以及他曾经与神享有的亲密关系。

另一位颇受欢迎的英国神学家 N·T·赖特否认亚当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相反，他认为从巴比伦之囚时期到耶稣时代的犹太人都会理解这一点：

……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的故事——以及他们最终因违背与上帝的盟约而被逐出伊甸园——会在读者内心深处引起共鸣。这些读者会想“这就是我们的故事”，因为以色列人也曾经历过类似的事情。（Wright 2010）

赖特如何得知这一点纯属推测。赖特并不认为亚当是历史人物，而是以色列的隐喻。“当他们（以色列）失败时，就像亚当和夏娃一样，他们被逐出这片土地”（赖特，2010）。彼得·恩斯也认为亚当是“……一个发生在远古时代的以色列故事。它讲述的不是人类的起源，而是以色列的起源”（恩斯，2010）。然而，如果你支持这种论点，那么就可以无限地推导出以色列的真实存在，否认以色列的存在。如果以色列从未存在过，那么以色列的弥赛亚又该如何解释呢？

有趣的是，赖特此前曾坚持认为亚当是历史上的人物（Wright 2000，第 526 页）。此外，赖特还指出：

如果读者仅仅关注《创世记》中较小的字面意义——即创造的天数以及经文中是否有证据表明地球是古老的还是新的——实际上并没有读到完整的文本。为了充分理解文本的丰富内涵，我们应该思考文本的功能和接受方式，而不仅仅是纸上的文字。（Wright 2010）

赖特并未提及如何才能在不考虑“纸面上的文字”的情况下理解文本的“功能和接受度”。如果采用这种解读《创世记》的方法，那么文本中文字的含义就不可靠，对任何人来说都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赖特对文本的理解不过是透过进化论教条的视角来诠释文本的结果。我们的主和使徒们理解《创世记》时，是按照其字面意思来理解的：

- *马太福音 19:4-6*:

“你们没有读过经吗？”耶稣回答说：“起初，造物主‘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 *提摩太前书 2:13-14*:

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并且亚当不是被引诱的，乃是女人被引诱，以致犯了罪。

- *彼得后书 3:5*:

但他们故意忘记了，古时藉着神的话语，诸天被造，地从水中而出，也藉着水而形成。

这些经文可以作为我们如何理解和解释《创世记》的范例。

另一位否认亚当历史真实性的学者是旧约教授特伦珀·朗曼三世，他认为《创世记》第二章是第二个创

世记述，其中包含大量比喻性语言。朗曼认为我们应该以巴比伦人阿特拉哈西斯的创世记述为背景来解读亚当的创造，而最初的读者也确实如此认为。朗曼写道：

关于亚当如何被创造的描述无疑是比喻性的。至于是否存在一个名叫亚当的真实人物，即第一个人类，这个问题尚无定论。或许确实存在第一个男人亚当和第一个女人夏娃，他们是上帝在人类进化过程中，于恰当的时机指定的。又或许，亚当——毕竟他的名字意为“人”——本身就是人类的象征……在这段充满明显比喻性的描述中，没有任何内容要求我们必须对亚当进行字面意义上的理解。新约圣经中对亚当的使用(罗马书 5 章和哥林多前书 15 章)并不能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将文学人物与历史人物进行类比是可能的，甚至是自然而然的。(朗文，2010)

古代近东的类似作品，例如《阿特拉哈西斯》、《吉尔伽美什史诗》和《圣经》，它们之间有何关联？我们应该将它们视为创世记的背景，还是说创世记本身就根植于当时的神话世界观？

学者们利用古代近东文学，实际上是在圣经之外寻找依据，这是一种曲解 圣经 (*eisegesis*) 的做法——

他们“强加”意义到圣经文本中，而非“从”圣经文本诠释中“解读”出来，以此来佐证他们想要圣经表达的观点。古代近东的记载与圣经之间存在诸多差异。例如，如何解释这些史诗中出现的多神教、神谱（诸神的创造）、宇宙战争以及魔法等元素？这些在圣经中都找不到。而圣经则提供了关于这些事件的真实历史和时间顺序的记载。

朗曼等人来到圣经，阅读所有与之相关的、表面上看似与古代近东创世论相似的文献，然后根据这些相似之处来解释经文。他们认为，这些相似之处决定了经文的含义，因为所有这些相似之处都展现了当时的社会世界观和参照框架，从而将相似之处强加于文本之上。朗曼等人犯的错误是，他们用古代近东文献的视角来解读《创世记》。

然而，上帝的启示与那些古代近东文献截然不同。创世记非但没有被古代近东文献的背景所束缚，反而直面、修正并挑战了这些文献的背景。

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它将创世记 1-11 章理解为基于古代近东其他创世传说，这与圣经的神圣启示相悖。创世记 2 章的经文在新约中被多次引用（*马太福音 19:4-6*；*马可福音 10:6*；*哥林多前书 11:8-9*；*以弗所书 5:31*；*提摩太前书 2:13*），如果创世记 2 章的记载是虚假的，也就是说，它并非真实发生于时空历史

中，那么这些经文的意义和神学就受到了质疑。然而，没有任何圣经证据表明上帝曾以神话作为教导真理的基础。相反，圣经清楚地区分了真理与神话（*提摩太后书 4:4*；*提摩太前书 1:4*；*提多书 1:14*；*彼得后书 1:16*）。

朗曼认为对亚当的描述是比喻性的，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在解读《创世记》开篇章节时，人们常常会错误地采用字面解释法，这种方法仅仅意味着按照语法和语文学的意义来理解经文。然而，在探寻比喻意义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假定其语法上、字面意义上的含义是首要的。

创世记 2:7 的经文只是告诉我们，人的身体形态是由上帝创造的。用尘土造人表明，上帝直接用尘土创造了人的身体，这否定了人的身体是由低等形态的人进化而来的观点。旧约学者 E.J. Young 对 *创世记 2:7* 中的比喻性语言评论道：

……虽然它可能适用于 *创世记 2:7* 中的某些要素，但并非全部。换句话说，即使存在拟人化，也并非该节经文的每个要素都包含拟人化……人是真实的，尘土是真实的，土地是真实的，生命的气息也是真实的。（Young 1964, p. 57）

朗曼或许对亚当是否是第一个人持开放态度，但圣经明确指出亚当是第一个人（*哥林多前书 15:45*），夏娃是第一个女人（*创世记 3:20*）。在圣经中，亚当被置于两个年表的开头（*历代志上 1:1*；*路加福音 3:38*），这两个年表的理解都十分直白（*犹太书 1:14*）。这些家谱中包含亚伯拉罕和大卫等人物，那么如果亚当仅仅是一个文学人物，其他人又该如何解释？一个人又如何能从一个文学人物的后裔中继承血统呢？此外，保罗在亚略巴古向希腊人传道时说，上帝“从一本血脉创造了万族”（*使徒行传 17:26*）。朗曼对保罗理解亚当的断言是武断的，并且受到进化论教条的束缚，而非圣经的明确教导。

在题为《*亚当和夏娃是历史人物吗？*》的文章中，BioLogos 提出了更多反对亚当是历史人物的圣经依据。文章指出：

基因证据表明，人类起源于大约 15 万年前生活的一个由数千人组成的群体。这与传统观点相悖，传统观点认为所有人类都起源于大约 1 万年前生活的一对夫妇。（BioLogos 2011）

罗伯特·卡特博士指出，在解读这些基因证据时，需要考虑两个问题：

第一点是他们先入为主地将圣经模式排除在任何考虑范围之外……第二点是他们将基因突变视为遗传多样性的唯一来源。（Carter 2011）

如果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而不是进化论的假设，那么数据就符合圣经中关于人类起源于一对夫妇的模型。

BioLogos 在文章中进一步指出，尽管《创世记》1-3章的字面解读“简洁易懂”，但并不符合现有证据。他们认为，字面解读在试图调和《创世记》1:1-2:3 和 2:4-3:24 中两个截然不同的创世记述的时间细节时，会遇到历史上的难题。

关于两套创世记的说法源于一种观点，即摩西五经是由一系列文献汇编而成，被称为文献假说，这些文献是由以色列历史后期的一位编纂者整理的。旧约学者格里森·阿彻驳斥了文献假说，他指出，这一假说暗示摩西五经存在两套创世记。

……是从摩西之后五个世纪里，在不同地点和不同时期写成的几份不同的文献中精选出来的。……（Archer 1985，第 83-84 页）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为什么《摩西五经》的编纂者一开始就犯了如此明显的错误，将两个相互矛盾的创世故事放在一起呢？

然而，《创世记》1:1-2:3 和 2:4-3:24 并非两个独立的创世记述。希伯来语短语 “*toledot*” 是理解《创世记》第二章的关键。唯一没有以 “*toledot*” 作为标题出现的地方是《创世记》1:1-2:3，这是因为在此之前并没有被创造 (Mathews 1996, p. 35)。

与《创世记》中其他使用属格短语的情况不同，这是唯一一次该短语不包含人名。原因在于，作为第一个人的亚当没有直接的先祖。创世记 2:4 中属格短语的作用有二。首先，它回顾了创世记 1:1-2:3。布雷瓦德·查尔兹认为属格短语构建了《创世记》的结构，其在创世记 2:4 中的作用“是将世界的创造与随后的历史联系起来” (查尔兹, 1979 年, 第 146 页)。这一点可以从创世记 2:4-25 是对第一章的扩展, 以及创世记 2:4 与创世记 5:1 和民数记 3:1 的相似之处得到印证。托莱多特之后紧跟一个时间状语从句“当” (*beyom*)，在创世记 5:1 和民数记 3:1 中，“当”状语从句的内容都指向前面提到的重要信息，目的是提醒读者理解接下来托莱多特部分的上下文。其次，创世记 2:4 也

……将 2:4-25 与 1:1-2:3 联系起来……虽然第 4 节回顾了 1:1-2:3，但其主要目的是将注意力转移到人类的创造以及人类在伊甸园中的位置上。(McCabe 2006, 第 73 页)

创世记 2:4 中的“*toledot*”（首字母缩写）的目的不仅在于回顾 *创世记 1:1-2:3*，更在于将经文的重点转移到上帝创造亚当及其在伊甸园中的地位上。马修斯认为：

学者们认识到，第 1 章和第 2 章并非重复那些在某些方面相互矛盾的内容，而是第 2 章对 *1:1-2:3* 中的关键特征进行了主题上的阐述……特别是，关于创造男人和女人及其统治权的第六日事件（*1:26-28*）在 *2:4-25* 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Mathews 1996, pp. 188 - 189*）

创世记 2:4-14 着重讲述伊甸园中的人，并非对创造的独立叙述。这种侧重点的转变可以从经文中使用的神名看出。*创世记 1:1-2:3* 中使用的神名是“*Elohim*”，出现了 35 次，强调了上帝至高无上的权能和创造的本质。而 *创世记 2:4-3:23* 中使用的神名是“*Yahweh Elohim*”，出现了 20 次，并且常常与上帝守约的能力联系在一起。

这是人类的起源和历史。显然，这并非第二个创世记述，因为其中并未提及天地、太阳、月亮、星辰、大气层、陆地等等。

此外，古代近东的闪米特历史学家经常会先给出历史概述（第 1 章），然后回顾已经发生的事件的细节（第 2 章）（创世记 10-11 章也有类似的情况——另见列王纪上 6-7 章）（Keil 和 Delitzsch 1980 年，第 87 页）。

BioLogos 还指出，如果认为人类起源于最初的两个人，就会出现一些难题。其中一个难题就是由来已久的疑问：“该隐的妻子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反对妻子是该隐的妹妹这种说法，并指出：

……这与圣经后来禁止乱伦的诫命相冲突，但《创世记》中并没有提到该隐有妹妹，也没有提到任何其他人类可以繁衍到其他地区。

(BioLogos 2011)

然而，如果我们以圣经为思考的基础，就会清楚地看到，起初只有一男一女（哥林多前书 15:45；创世记 3:20）。旧约学者弗朗茨·德利奇评论道：

……人类真正的统一是圣经的一项基本教义，从未被打破，其目的是将亚当的后裔视为全人类。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将该隐的妻子视为亚当的女儿（5:4）。(Delitzsch 1888, p. 190)

有趣的是，BioLogos 提出的异议早在他们写作之前就被 Delitzsch 回应了！《创世记》4:17 并未提及该隐

的婚姻。它只是假定婚姻已经发生，即使该隐的妻子没有被提及姓名，她也必定是亚当的女儿之一（《创世记》5:4）（Hamilton 1990, p. 237）。Delitzsch 曾就此是否构成乱伦发表过评论：

认为该隐与其妹妹的婚姻导致人类起源于乱伦，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如果人类要由一对夫妇繁衍而来，那么这种近亲结婚是不可避免的。乱伦的概念最初仅限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后来随着婚姻关系的多样化而相应扩展。（Delitzsch 1978, p. 190）

乱伦问题是现代才出现的概念，直到摩西时代（利未记 18）才禁止兄妹关系。

该隐在杀死亚伯后担心自己的性命（《创世记》4:13-14），这被视为另一个问题：

试图杀死该隐的人必然是他的大家庭——兄弟姐妹、侄子侄女等等——他们联合起来试图杀死他。但从字面意义上理解文本却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所有这些都强烈指向对创世故事的非字面解读，即象征性的解读。（BioLogos 2011）

然而，德利奇认为，该隐害怕在伊甸园外被人认出的想法，预设了只有亚当家族存在的观点，他指出：

血亲复仇虽然当时还不是一种习俗，但却是惩罚杀人犯最原始的死刑形式。因此，当该隐的父亲家室增多时，他自然会担心自己的性命。

(Delitzsch 1978, p. 187)

对 BioLogos 中历史亚当的批判，还有一位来自著名有神论进化论者丹尼斯·亚历山大博士的贡献。亚历山大认为，《创世记》第三章中关于人类悖逆的叙述是“每个人的故事”（正如巴特和麦格拉斯所言），它以生动的叙事风格呈现真理，其核心在于神学而非历史（Alexander 2011a, 第 2 页）。亚历山大认为，这两本书的类比非常有力，它促使我们思考这两本“书”是如何相互呼应的，因为一切真理皆源于上帝（Alexander 2011a, 第 2 页）。

理解“两本书”的类比时必须谨慎。虽然所有真理都是“上帝的真理”，但真理以各种形式的确定性存在，“所有真理”并非基于同一权威（Thomas 2002, pp. 121 - 124）。此外，并非所有真理主张都属实。许多被“所有科学家”接受的“真理”实际上是错误的（科学史反复证明了这一点，因为科学家们一直在修正教科书）。因此，科学“真理”并非绝对正确，而圣经中的特殊启示则是绝对正确且永恒不变的。

这并非意味着我们不能从研究自然中学习任何东西。这只是意味着我们对所观察到的事物的解释必须与圣

经的绝对真理相一致。既然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都源于上帝，它们最终不可能相互冲突，而且当它们按照圣经的光照正确解释时，也确实不会相互冲突。

亚历山大根据希伯来语词汇论证了亚当的象征意义。他指出，《圣经》中第一次提到“亚当”是在《创世记》1:26-27，其含义“毫无疑问是指全人类”。他接着写道，《创世记》2:

……希伯来语中有一个非常合适的词来表示“人”（'ish），这个词在旧约中最常用（实际上出现了1671次），因此，这里选择用“亚当”（adam）来指代人，似乎是一种刻意的教学手段，旨在向读者解释亚当不仅来自亚当（adamah），而且上帝还赋予他照管亚当（adamah）的重要任务——尘世的亚当要成为上帝的地球守护者。（Alexander 2011a, 第4页）

亚历山大正确地指出，亚当前面的定冠词意为“这个人”，并指出希伯来语中的人名通常不带定冠词。他观察到，直到《创世记》4:25，亚当出现时没有定冠词，并且“再次与妻子同寝”（Alexander 2011a, 第4页），这个定冠词都一直保留着。然而，汉密尔顿指出，

……这条简洁的规则并非适用于所有出现“亚当”的经文，这一点可以从一些现代英文圣经译本的考察中得到证实……这些现代译本对于“亚当”作为人名首次出现的确切时间存在分歧：2:19（英王钦定本，以及七十士译本和武加大译本）；2:20（新国际版）；3:17（修订标准版）；3:21（新英文圣经）；4:25（犹太圣经）。（Hamilton 1990, 第 159-160 页）

值得注意的是，Alexander 确实认识到，第一次将 *adam* 用作人名时存在一些歧义（Alexander 2011a, 第 4 页）。

希伯来语中“人”一词有时确实指全人类（*创世记* 1:26）。然而，在*创世记* 1:27中，描述的是一个个体（他——第三人称单数代词）。*创世记* 2-4 章的叙述将亚当视为一个个体，而不仅仅是指全人类。例如：

- *创世记* 2:7: “……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气息吹入他的鼻孔……”
- *创世记* 2:23: 神用男人的肋骨造了女人，那男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全人类怎么能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呢？
- *创世记* 2:25: “夫妻二人赤身露体……”难道全人类都是赤身露体吗？

- *创世记 3:17*: 名词“亚当”在这里第一次没有定冠词，表示专有名词。
- *创世记 4:1*: “亚当与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了……” 全人类都认识夏娃吗？

亚历山大等人认为希伯来语单词“亚当”仅指人或人类，但他们必须正视《创世记》叙事语境中亚当被描绘成一个独立个体的事实。《创世记》的叙述展现了亚当的行动、言语和繁衍。希伯来语词汇并不支持有神进化论。

亚历山大提出了两种理解亚当的可能模型。第一种是“重述模型”，它代表了一种渐进式的原始历史观：

……这意味着它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历史，而是指发生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事件。该模型表明，从 20 万年前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在非洲进化而来，或者在此后的某个语言和文化发展时期，人们对上帝的存在和呼召逐渐有了更深的认识，并以顺服和敬拜回应了上帝的呼召。

(Alexander 2011a, 第 5 页)

亚历山大提出的第二个模型是“神圣人”模型：

根据这种模式，上帝出于他的恩典，拣选了近东的一对新石器时代农民……他选择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向他们启示自己，呼召他们与他建

立团契——以便他们能够认识他，知道他是唯一真神。（Alexander 2011a, 第6页）

“神圣人”模型显然强调了“亚当”、“人”的代表性，正如定冠词所暗示的那样：

因此，“人”被视为当时全人类的联邦领袖……在这种观点看来，亚当和夏娃是真实存在的人，生活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地理位置，他们被上帝拣选为他在地球上新人类的代表，并非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而是完全出于上帝的恩典。

（Alexander 2011a, 第6页）

亚历山大认为，神圣人模型的优势在于：

……它非常重视圣经中关于亚当和夏娃是历史人物的观点，正如前面提到的经文所表明的那样。它还将堕落视为一个历史事件，涉及亚当和夏娃违背上帝的明确命令，并由此导致死亡。该模型将这些事件置于犹太早期历史的背景下。（Alexander 2011a, 第7页）

这些对亚当的解释意味着存在一些并非上帝形象的智人。它要求我们接受一种关于亚当的嗣子论，而非亚当是上帝特别创造的观点。此外，这究竟是否构成对《创世记》的一种合理诠释？很难想象，一个事先未受过这种教育的人会得出亚当是新石器时代农民的结

论。新石器时代是对考古证据的一种进化论解释，而非对圣经的有效解读。亚历山大提出的理解亚当和《创世记》1-3章的模式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因为它与圣经的字面含义相去甚远。

最近，彼得·恩斯在其著作《*亚当的进化*》中论证了为何应该否定亚当作为历史人物的存在。恩斯认为：

我们对亚当的看法必须改变……我认为，我们对亚当的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现在必须根据以下两点进行调整：(1) 支持进化论的大量科学证据；(2) 来自圣经世界的文学证据，这些证据有助于阐明圣经的文学类型…… (Enns 2012, 第 xiii 页)

恩斯接着说道：

两千年来，历史上的亚当一直是基督教的主流观点。然而，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种普遍共识是在进化论出现之前形成的……进化论认为，圣经中对第一个亚当的特殊创造并非字面意义上的历史事件。 (Enns 2012, 第十六页)

恩斯博士在解读《圣经》和信仰进化论方面，明确阐述了他的权威依据。恩斯博士接着说：

在旧约圣经中几乎没有提及亚当之后，亚当却在保罗的两封书信中突然出现，这在以前是闻所未闻的（罗马书 5；哥林多前书 15）。（Enns 2012，第十六页）

恩斯博士认为旧约中亚当几乎没有出现，这似乎暗示亚当对旧约作者来说并不重要。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首先，旧约圣经很少引用创世记的任何经文。犹太神学中最重要经文之一是创世记 22 章中以撒的献祭，然而旧约圣经的其他部分却从未提及过它。

其次，人们普遍认为旧约圣经没有明确提及亚当。然而，在创世记 2-3 章中，有一些经文明确提到了亚当，或者暗示人们了解亚当以及堕落的影响。虽然学术界对于旧约圣经中除创世记 1-5 章之外的其他章节是否提及亚当尚无定论，但从释经学的角度来看，旧约圣经中确实存在一些与亚当及其堕落影响相关的经文：

1. 关于亚当最明显的记载见于 《历代志上》 1:1，他是以色列族谱的首领。《历代志上》写于公元前六、五世纪，是写给从巴比伦被掳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的，其中的族谱对他们而言是身份的象征。族谱中包含一些历史人物，其真实性毋庸置疑。《历

代志》的作者并未区分历史人物和象征人物，他显然将亚当视为一个历史人物。

2. *申命记 32:8* 中可能暗指亚当，其中“亚当的子孙”或许是最合适的译法（钦定版圣经；新钦定版圣经；正统犹太圣经）。上下文讲述的是上帝从人类诞生之初就将他们分派，这可能指的是创世记 10 章和 11 章中提到的语言混乱和民族分裂的事件。*申命记 32:8* 中提到的人类民族和种族的神意安排，可能正是保罗在使徒行传 17:24-28 中与希腊人在亚略巴古山上交谈时所指的。保罗在此明确提到亚当，是为了表明所有人都源于上帝最初创造的那一个人。
3. *何西阿书 6 章 7 节* 中使用了希伯来语单词“*adam*”，但其含义究竟是指“亚当”还是“人”尚有争议。先知何西阿当时正在向被掳的以色列人讲话，呼吁他们归向耶和华。第 7 节写道：“但他们像亚当一样违背了圣约”（新美国标准版圣经）。一些学者认为，“像亚当一样”应该译为“像人一样”，因为希伯来语中的“*adam*”也可以指“人”。然而，“……这无异于在文本中强加一种荒谬的解释，因为何西阿的同代人除了‘像人一样’之外，还能如何违背诫命呢？”（雷蒙德，1998，第 430 页）第 7 节中的“他们”（*המה*）指的是以色列和犹大，而不是第 9 节中首先提到的祭司。旧约学者

和圣经希伯来语专家凯尔和德利奇认为，“像亚当一样”（אָדָם）的意思并非……“像人一样”或“像普通人一样”——因为这种解释只有在“像人一样”（אָדָם）指的是祭司或先知时才成立……而是“像亚当一样”，亚当违背了上帝的诫命，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凯尔和德利奇，1889，第 99-100 页）。

4. “像亚当一样”这个短语也出现在《约伯记》31:33 中，经文写道：“我若像亚当一样遮盖我的过犯，将我的罪孽藏在怀里……”。同样，“像亚当一样”这个短语的含义也存在争议。然而，这里指的是第一个人亚当，而不是泛指“人”，是比较合适的，因为正是亚当在伊甸园里试图掩盖自己的过犯（创世记 3:7）。弗朗茨·德利奇指出，如果将这里的“像亚当一样”翻译成“像人一样”，则：

……在这里会显得平淡无奇，而在何西阿书 6:7 的平行经文中则完全没有表现力……因为先知之言“他们违背了圣约”的力量在于，“以色列被指控的罪行只能与第一个被造的人的罪行相提并论：在这里，如同在那里一样，都是违背上帝明确旨意的行为”……这种比较的重点仅仅在于罪人对光明的恐惧，这种恐惧

在亚当的隐匿中成为后世每个时代的典型。

(Delitzsch 1976, pp. 193 - 194)

5. 尽管对于《约伯记》事件发生的地点和时间尚有争议，但约伯故事中的许多情况都指向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早期，约伯可能与先祖们是同时代的人 (Archer 1985, p. 465)。例如：

- 约伯在没有祭司的情况下献祭。
- 他的财富是用羊群和仆人的数量来衡量的。
- 约伯的寿命很长——他复活后活了 140 岁，这与《创世记》中的记载相呼应（*约伯记 42:10, 16*）。

这些情况表明，约伯记的成书时间早于摩西律法时期。这意味着，约伯很可能通过口头传统或书面文献了解亚当的生平。^{此外}，《约伯记》中还提到了始祖亚当和知识的篡夺（*约伯记 15:7-8*），这与《创世记》2-3 章中亚当的罪相呼应；也提到了死亡和咒诅（*约伯记 14:1; 34:15*），这些都表明约伯了解亚当以及上帝因他的罪而对大地施加的咒诅。

6. 诗篇 82 篇 7 节中的希伯来文 **וְתִמּוֹתוֹן כְּאָדָם אֶנִּי** 直译为：“你必像亚当一样死去”。这句话呼应了上帝在伊甸园中对亚当的命令（*创世记 2:17*），并且“……对于那些因拥有神的形象而骄傲自大的审判官来说，提及亚当是恰当的” (Blocher 2000, p. 373)。对于诗篇 82 篇的听众来说，提及亚当会让他们想起创世记 2-3 章中亚当的命运。

7. *传道书 7:29* 写道：“我所发现的只有一件事：神造人原是正直的，但他们却寻求许多诡计。”这里提到神造人，其中“正直的”一词（希伯来语：**יָשָׁר-מִדָּה**）带有定冠词，而“正直的”一词（希伯来语：**יָשָׁר** **וְיָשָׁר**）在这里可以翻译为“公正的”（Brown, Driver, and Briggs 2006, p. 449），指的是亚当在堕落之前的心志，即在神面前“公义”（*以弗所书 4:24*）。这或许是旧约中最清晰地描述人类堕落前状态的经文。
8. 在*以西结书 28*章中，其意象依赖于创世记的记载，其中第13节明确提到了伊甸园。以西结在对推罗王的预言中，用“你这亚当”（*以西结书 28:9*；“……你必成为人……”）一词，将他比作创造的第一位“王子”（布洛赫，2000年，第373页）。第11-19节“……充满了对创世记2-3章的引用……其联系无疑在于亚当和推罗都犯的骄傲之罪……”（泰勒，1969年，第196页）。*以西结书 31:9、16、18*也进一步提到了伊甸园，即上帝的花园。第10-14节的预言解释了雪松树倒塌的原因，并将法老比作雪松树，暗示骄傲是雪松树倒塌的先兆。因此，上帝将雪松树驱逐出去，正如亚当被逐出伊甸园一样。

此外，旧约作者们非常清楚创世记中关于死亡是归于尘土的教导（*创世记 3:19*），因此他们必然知道是亚当将死亡带入了世界。例如，旧约中的许多书卷都反映了创世记第3章的语言。*诗篇 90:3*中，诗人写道：“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世人哪，归回尘土！’”（新美国标准版圣经）。

“回归尘土”的想法几乎肯定是指亚当的诅咒，而“人类之子”可以翻译为“亚当之子”。

(Kidner 1975, 第328页)

旧约中还有许多其他经文提到人归于尘土（*约伯记 34:15*；*诗篇 104:29*；*传道书 3:20*；*12:7*）。

亚当对以色列神学的重要性在第二圣殿时期犹太教的例子中找到更多佐证。例如，原罪的概念，在某些人看来是西方基督教的发明，却在第二圣殿时期的许多著作中都有记载。旧约学者布雷瓦德·查尔兹指出：“犹太教也认为人类的罪源于亚当（《以斯拉记》4:3.7；《申命记》323）”（Childs 1993, p. 579）。

《以斯拉二书》中有一个更清晰的例子，说明了原罪源于亚当的信仰：

他们都遭遇了同样的命运：正如死亡降临亚当，洪水也降临在他们（挪亚的后代）身上……因为第一个亚当，心中充满邪恶，违背了律法，

最终被洪水淹没，他的所有后裔也都如此。于是，罪恶的根源便永远存在；律法与邪恶的根源一同留在人们的心中；但良善离去，邪恶却留存……他们凡事都效法亚当和他的所有后裔，因为他们也都有一颗邪恶的心。（以斯拉二书 3:10, 21-22, 26 NRSV）

以色列民族在流亡期间明白自己“在亚当里”，亚当第一次悖逆的后果深深植根于以色列对自身悖逆的认知之中。这种合作团结的理念对于许多秉持个人主义人权理论的西方教会人士而言是陌生的，但它却是以色列圣经世界观的基础（参见约书亚记 7 章）。

创世记中亚当悖逆的后果贯穿整个旧约。从创世记第 4 章开始，便见证了人类的堕落、洪水、巴别塔事件、以色列人的分散以及人类的不断失败。新约中受圣灵感动的使徒保罗为我们提供了神学见解，阐释了亚当的意义和重要性。旧约记载了人类因亚当的悖逆而堕落的信息。保罗在罗马书第 5 章和哥林多前书第 15 章中回顾这段历史，并进行了神学反思，指出基督救赎的历史现实与创世记 2-3 章中人类堕落的历史现实密不可分。

大多数学者因为所谓的进化论证据而否定亚当的历史存在。然而，CJ·柯林斯虽然相信上帝使用了进化论，但他主张对亚当和夏娃作为历史人物的传统理解提出

一种“版本”。柯林斯认为，《创世记》1-11章的故事包含了……

……神圣的行动、象征意义和想象元素；这些故事的目的是为世界观奠定基础，而不是以“字面意义”来理解。（柯林斯，2010，第151页）

柯林斯认为圣经故事表明亚当和夏娃：

……是人类这一独特物种起源的历史人物。当然，说他们是“历史人物”并不意味着我们在解读《创世记》时必须“字面解读”，如果经文本本身没有这样的要求的话。（柯林斯，2010，第158页）

然而，从文本角度来看，并没有不按字面意思理解《创世记》的理由（自然而然地）。耶稣显然是这样解释的（*马太福音 19:4-5*），使徒保罗也是如此（*哥林多前书 11:8-9*；*提摩太前书 2:13-14*）。柯林斯对“字面主义/字面解释”的刻板印象令人遗憾，因为它通过树立一个稻草人论点来反对年轻地球创造论，从而对年轻地球创造论进行了刻板印象的描述。年轻地球创造论者将他们的释经学解释为历史语法释经法，旨在根据文本的文学背景来理解文本。

由于柯林斯认为《创世记》2:17指的是亚当和夏娃的灵性死亡，因此他对“许多人认为化石记录暗示人类有祖先，而这些祖先已经死亡，那么化石记录又该如何解释呢？”这个问题的回答（柯林斯，2010，第157页）令人有些不安。因为这导致柯林斯得出结论：“……这对特殊的夫妇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对他们而言，肉体的死亡并非他们预定的结局”（柯林斯，2010，第159页）。用“全新的开始”来描述上帝创造亚当和夏娃似乎并不恰当。柯林斯认为在此之前，上帝对他的“其他造物”做了什么呢？

关于*创世记 2:17*，柯林斯忽略了*创世记 3:17-19*的字面含义，而这部分经文也是*创世记 2:17*所预言的应验的一部分，并且在亚当悖逆之后立即开始生效。此外，使徒们对这一事件的解释是，亚当的悖逆行为导致了肉体 and 灵性的双重死亡（*罗马书 5:12-14*；*哥林多前书 15:22, 45*）。柯林斯和其他接受进化论的人必须将*创世记 2:17*理解为灵性的死亡，因为如果它指的是肉体的死亡，那就与进化论相矛盾。而且，我们在理解*创世记 2:17*时，不必将肉体的死亡与灵性的死亡割裂开来。认为二者只能二选一是一种错误的二元论。相反，我们可以接受精神上的死亡（*创世记 3:7-8*）和肉体上的死亡（*创世记 3:17-19*）都是亚当不服从的结果。

柯林斯认为，他对亚当和夏娃历史真实性的结论似乎更多地是基于“科学证据”，而不是圣经的记载：

根据古生物学家的研究，我们得知，如果亚当和夏娃确实是人类的起源，那么他们必然生活在现代人类抵达澳大利亚等事件之前，也就是大约公元前4万年之前。（柯林斯，2010年，第159页）

柯林斯在关于亚当和夏娃历史真实性的结论中使用的措辞——“如果他们确实是人类的起源”——再次令人担忧。圣经记载清楚地表明，亚当和夏娃是人类的第一对夫妇。

柯林斯对亚当“特殊创造”的说法也值得商榷，正如他关于亚当创造过程的论述：

年轻地球创造论者和许多古老地球创造论者通常认为亚当和夏娃是全新的创造，没有动物祖先。另一些人则认为上帝将先前存在的原始人类改造成了亚当。虽然我并不打算就此展开讨论……但我认为至关重要的是要确认，无论过程如何，这都不是纯粹的自然过程。无论上帝从何处获得原材料，我们都可以说人类是“特殊创造”的结果。（柯林斯，2011，第160页）

然而，亚当的创造过程是这场争论中最关键的部分。

《创世记》2:7 清楚地表明了上帝从哪里获得创造亚当的材料，关键在于“尘土”一词，而这只能在《创世记》2-3 章的上下文中理解（参见 《创世记》3:19; 23）。上帝从地上取了尘土，用它造了亚当，并将生命的气息吹入他的口中，于是人就成为了有灵的活物。然而，如果亚当并非第一个人，在亚当之前还有其他生物存在，那么上帝对亚当的创造就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又如何能算是第一个人呢（《哥林多前书》15:45）？在亚当被创造之前，《创世记》2:5 已经提到还没有人耕种土地；在他被创造之后，《创世记》2:18-20 又提到没有合适的帮手，所以上帝才创造了夏娃。《创世记》2 章的上下文非常清楚地表明，亚当是第一个人类。

然而，即使是其他一些在圣经观点上被认为是保守的福音派基督徒，似乎也很乐意对亚当的创造过程持不可知论的态度：

无论人们对人类起源的过程得出何种结论，基督教神学的成败都取决于历史上的亚当和人类的堕落。（霍顿，2011年，第424页）

霍顿关于历史上的亚当的说法固然正确，但他的言论却完全暴露出他对起源论辩的无知。正如我们所见，如今许多自诩为福音派的有神论进化论者，因为他们

对人类起源过程的信仰，却否定了历史上存在亚当以及随之而来的人类堕落。

柯林斯拒绝接受圣经中关于亚当和夏娃的时间线，因为他认为圣经年表存在空白（柯林斯，2010 年，第 158 页）。他得出结论，人类的特殊创造发生在 10 万年前到 4 万年前之间（柯林斯，2010 年，第 160 页）。

所有这些学者的预设似乎都是，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化解进化论与圣经之间的矛盾。这是一种妥协式的圣经解读方式。这些学者对圣经经文的诠释方式，与那些首先将进化论融入文本的人截然不同。无论他们是否出于本意，他们都将科学教条置于高于圣经的权威地位。为了迎合当下的教条，圣经文本的清晰含义正在被篡改。这应该引起极大的担忧，因为这将要求人们接受有神论进化论的圣经解读才能理解圣经的真正含义。这与宗教改革前的时代类似，那时信徒们不得不依赖牧师来获得对圣经的正确解读。

《创世记》是诗歌吗？《创世记》的体裁

许多学者认为亚当并非历史人物，而是神话人物，其背后隐含着一个假设：《创世记》1-11 章是诗歌。然而，只有当《创世记》1-11 章的确是以诗歌形式写成时，将亚当理解为象征性的或非历史性的人物才说得通。

然而，《创世记》既不属于神话，也不属于诗歌，因为“……它缺乏希伯来诗歌的特征，尤其缺乏平行结构”（Young 1964，第 82-83 页）。尽管人们可能会讨论《创世记》创世记述中的艺术元素，但有令人信服的文本证据表明，《创世记》并非诗歌文本（Blocher 1984，第 32 页；Hasel 1994，第 19-21 页；Kaiser 2001，第 80-82 页）。

创世记 1-11 章显然是以历史叙事的形式写成的，但这并不排除修辞手法的使用。连续语气词“*waw*”的反复使用是叙事的重要特征，它为过去的叙述增添了顺序性，有助于将其认定为历史叙事（Kaiser 2001, p. 80）。在《创世记 1:1-2:3 的 34 节经文中，“*waw*”出现了 55 次，这与创世记其余部分的叙事材料相一致（McCabe 2009, p. 217）。

此外，《创世记》1-11 章的文本显然是历史叙事，因为它旨在提供历史资料。例如，《创世记》5:1-5 记载了亚当生平的日期和事件。而且，《创世记》11-12 章并没有从非历史性叙述过渡到历史性叙述，也没有被视为与《创世记》12-50 章不同的文学类别。《创世记》1 章在语法和形式上与其他历史叙述并无差异，因为前十二章的文学风格没有断裂。它们都属于同一文学类别，因为它们都使用相同的叙事框架（*toledot*）来讲述故事（Kaiser 2001, p. 82）。此外，我们知

道亚伯拉罕和雅各是历史人物；因此，没有充分的理由不接受亚当是历史人物。遗憾的是，对于这些学者和其他学者而言，《创世记》1-5章既没有将亚当描述为象征性的，也没有将其描述为非历史性的。

圣经中关于历史上的亚当的依据

圣经清楚地教导我们，人类起源于上帝创造的第一个人亚当，他是上帝创造万物的结果。南方浸信会神学院院长阿尔伯特·莫勒在接受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采访时说：

当你声称“为了赢得世人的尊重，我们必须放弃这种神学”时，最终你既得不到圣经正统教义，也得不到世人的尊重。（莫勒，2011）

莫勒的观点完全正确，因为有神论进化论既不符合圣经正统教义，也无法赢得世人的尊重（当然，基督徒也不应该追求世人的尊重）。自19世纪末达尔文进化论被接受以来，欧洲教会的衰落便是最好的证明。与此同时，正如理查德·道金斯所指出的，否认亚当和夏娃的历史存在是荒谬的，这一点世人都心知肚明：

哦，当然，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只不过是象征性的，不是吗？象征性的？所以，为了取悦自己，耶稣让自己遭受酷刑并被处死，以此代替一个不存在的人所犯的象征性罪行？正如我所说，

这简直是疯了，而且令人作呕。（道金斯，2006，第 253 页）

然而，即使是道金斯也能看出那些既信奉基督教又相信进化论的人之间的矛盾之处：

我认为福音派基督徒在某种程度上确实看对了，他们把进化论视为敌人。而那些更……我们该怎么说呢，更“老练”的神学家们却乐于接受进化论，我认为他们是被蒙蔽了。我认为福音派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进化论和基督教之间确实存在着深刻的不相容性。（道金斯，2011）

圣经反复警告基督徒不要将自己与世界体系相比较（约翰福音 15:19； 罗马书 12:1-2； 歌罗西书 2:1-10； 约翰一书 2:15-17），也不要寻求世俗世界的认可（路加福音 6:26； 雅各书 4:4； 约翰一书 4:5）。

旧约圣经中的年表，如创世记 5-11 章和历代志上 1:1，将亚当与众多历史人物并列提及。

仅仅将“亚当”解释为一个象征性人物，这与将亚当作为一个人物与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联系起来的时间顺序相悖。（Mathews 1996, p. 111）

此外，新约圣经中这些家谱被认为是准确的（*路加福音 3:3-28*），再次将亚当与基督家谱中包含的许多其他历史人物并列。路加是一位可信的历史学家，他表明基督的家谱可以追溯到人类的始祖和始祖亚当（*路加福音 3:3-28*）。如果亚当不是一个历史人物，那么路加用一个神话人物来阐述神学观点就削弱了他的论点。同样，在*使徒行传 17:22-33*中，保罗向没有犹太神学背景的异教徒传福音，也是从“一个人”亚当开始的。施纳贝尔也认识到这一点：

使徒行传 17:26 中提到的“一位祖先”……明确地指向圣经传统，即人类起源于上帝创造的第一个人亚当（创世记 1:26-27； 2:7）。在希腊思想或神话中，并没有与这种认为人类可以追溯到上帝所创造的一个人的观点相呼应的观念。（Schnabel 2008, p. 115）

在使徒行传 17 章保罗的福音阐述中，如果一个人是神话人物，另一个人（耶稣，第 31 节）是历史人物，那就破坏了他想要教导的内容。罗伯特·斯特林普尔指出，保罗在*罗马书 5:14*中教导说，亚当是：

……是将来那一位的“预表”，即基督。在圣经中，“预表”总是指上帝所拣选的历史人物、行为或事件，作为对基督在历史上的应验的预示和指引。谈论预表就是谈论救赎历史。预表

不仅仅是寓言，更是历史的现实。（*Strimple 2010*）

每当圣经中出现亚当时，作者都认为他是历史人物，正如穆所指出的那样，“……在这段经文[罗马书 5]中，亚当和基督的比较太密切了，以至于不能认为一个是‘神话人物’，另一个是‘历史人物’”（穆 1996，第 325 页）。

保罗关于亚当是第一个人的教导在他的著作中非常明确。在罗马书 5 章中，他强调了这一个人的独特性（*罗马书 5:12, 15, 17, 18, 19*），正如在*哥林多前书 15:45* 中，保罗再次指出亚当是“第一个人”。如果亚当指的是全人类，一个代表所有人的比喻，那么保罗在罗马书 5 章中的论证就站不住脚了。如果罪、定罪和审判不是由一个人临到众人的，那么救恩又怎能是由一个人——耶稣基督——带来的呢？如果亚当是全人类的比喻，那么这种类比就不成立了。

圣经清楚地表明，亚当是“第一个男人”，夏娃是第一个被造的女人。圣经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亚当之前存在其他种族。在 *创世记 2:7* 中，我们读到亚当是用尘土“造”的（*yatser* 一词在*耶利米书 18:4-6* 中用来形容陶匠用泥土塑造陶土的过程），这表明这是上帝的直接作为。罗伯特·卡尔弗对*创世记 2:7* 的评论如下：

……单词“*adham*”……前面加了定冠词“*ha*”，即“*ha'adham*”。“*[T]the man*”（*NIV, ESV*）语法正确，但“……耶和华神造了一个人”（*NEB*）更能表达其真正含义，即指一个个体。（*Culver 2006, 第 241 页*）

在《创世记》3:19中，上帝因亚当违背祂的命令而咒诅他，并告诉他死后将归于尘土（《创世记》3:19）。如果亚当是猿人的象征，那么人死后会变成什么样的猿人呢？

此外，《创世记》5:6非常具体地记载了亚当的年龄，他活了930岁。这不仅非常具体，而且与亚当后裔的寿命（《创世记》5:7-32）以及洪水之后人们的寿命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尽管由于罪的影响和洪水之后的气候变化，他们的寿命开始下降。例如，约伯在复辟之后活了140岁（《约伯记》42:16），摩西活了120岁（《申命记》34:7），当约瑟在《创世记》47:8-9中将他的父亲雅各带到法老面前时，法老对雅各说：

“你多大年纪了？”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的日子共有一百三十年；我一生的日子短暂而痛苦，远不及我祖先寄居的日子。”

雅各的父亲是亚伯拉罕，活了175岁（《创世记》25:7）；父亲是以撒，活了180岁（《创世记》35:28）。许多人

认为亚当的寿命表明创世记的文本是神话，然而，亚当之后许多圣经人物的长寿与圣经本身的逻辑一致，这清楚地表明事实并非如此。

关于亚当是否确有其人的问题，对于夏娃而言也同样重要。在《创世记》3:20中，亚当给他的妻子取名为 *hawwa*，意思是“活着的”，传统上译为“夏娃”。在希伯来语中，*hawwa* 在发音上与 *hay*（“活着的”）一词相关；

……因此，亚当通过语音游戏解释了她为何被命名为夏娃。她是“众生之母”，因为所有人类的生命都源于她的身体。（马修斯，1996，第254页）

有神论进化论者很容易将亚当解释为低等人类，然而，马丁·劳埃德-琼斯博士解释了他们面临的一个问题：

……如果你不接受这段历史，而更倾向于相信人类的身体是进化过程的结果，上帝从这些人形生物（或者你如何称呼他们）中选取一个，对他进行某种改造，使他成为真正的人，那么你仍然面临着如何解释夏娃的问题，因为《圣经》对夏娃的起源有着非常明确的描述。所有接受人类进化论的人，无论以何种形式，都无

法解释夏娃的存在、起源和存在方式。

(Lloyd-Jones 1992, p. 76)

从纯粹的逻辑角度来看，新约与旧约是一致的。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中说：“因为男人不是从女人而出，女人乃是从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哥林多前书 11:8-9*）他的表述清晰明确，其顺序与创世记的教导完全一致。此外，*提摩太前书 2:13* 也说：“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这也与创世记中记载的创造顺序相符。

为什么亚当的历史真实性如此重要

马丁·劳埃德-琼斯在他的著作《什么是福音派》中解释了亚当问题的重要性：

我们必须明确地表明，我们相信第一个男人亚当和第一个女人夏娃的存在。我们拒绝任何关于亚当之前存在人类的说法，因为这与圣经的教导相悖……如果我们说我们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我们就必须这样说，指的是整本圣经；当圣经以历史的形式呈现给我们时，我们必须接受它作为历史。*(Lloyd-Jones 1992, pp. 74 - 75)*

人们必须接受亚当是历史人物的原因在于，这是圣经的明确教导。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如果不接受亚当是历史人物这一事实，会在神学上付出怎样的代价？

阿尔伯特·莫勒再次指出，否认亚当是历史人物会带来怎样的逻辑后果：

……我们必须以一种与教会几个世纪以来所采用的方式截然不同的方式来讲述圣经的故事，这种方式既是人们阅读、教导、宣讲圣经的方式，也是人们相信圣经的方式。如果历史上没有亚当这个人，那么圣经的宏大叙事就不是创造-堕落-救赎-新创造，而是完全不同的故事。（Mohler 2011b）

一旦这种宏大叙事消失，基督教信仰的许多重要教义也将随之瓦解。如果我们否定历史上的亚当，那么一些重要的圣经教义也会因此而动摇。

罪的教义

亚当是否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这一问题，引出了真正的问题：“堕落是否是人类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件？”（Strimple 2010）。如果亚当并非存在于特定时空的历史人物，那么显然罪与死就不可能起源于他。如果进化论是正确的，那么就不存在一个最初善良、

后来背叛上帝的独一无二的人，所有人类都源于他，因此都需要一位救世主。如果进化论是正确的，那么人类的背叛并没有给世界带来死亡。相反，人类最初只是一群对上帝和正义一无所知的原始人，在一个充满死亡的世界中挣扎求生。

丹尼斯·亚历山大对圣经教导“原罪”教义的观点提出质疑，他承认该教义与进化论相悖。在英国报纸《卫报》上发表的一篇关于“原罪”教义的文章中，他写道：

*……这与进化论明显不符，进化论认为，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大约在 20 万年前首次出现在非洲，这一过程涉及数千代无数次的死亡。
(Alexander 2011b)*

Alexander 继续说道：“圣经中没有任何地方教导说，肉体的死亡源于亚当的罪，也没有任何地方教导说，罪是从亚当那里继承来的……” (Alexander 2011b)。

亚历山大的说法显然忽略了创世记 2 章和 3 章关于肉体死亡的教导。 *创世记 2:17* 暗示，人类的肉体死亡是由于人违背上帝的命令而导致的。“你们必定要死”的语法结构与摩西律法中威胁死刑的方式非常相似——“他必定要死”或“他们必定要死”（*出埃及记 21:12*；*利未记 20:9-16*）。这些都是宣告死刑的程式化表达。

上帝并非说亚当和夏娃会立即死亡，而是说死亡必然伴随违背上帝的命令而来。这一点可以从创世记 3:19 中上帝对人类的咒诅中看出：

你必汗流浹背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里出来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如果在此之前肉体的死亡已经是世界自然的一部分，那么诅咒就失去了意义。新约也教导我们，罪的代价是肉体的死亡（*罗马书 5:12-14; 6:23*）。如果亚当的死只是象征性的或“属灵的”，那么耶稣为什么必须经历真实的肉体死亡呢？

亚历山大声称圣经并未教导我们继承亚当的罪，对此又该如何解释呢？人是生来就带有罪性，还是生来就处于道德中立和纯洁的状态？从保罗在*罗马书 5:19* 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理解，*亚当的悖逆（罪）使他所有的后代都因他的原罪而有罪*。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在对*罗马书 5:19-21* 的注释中暗示，人性在亚当身上堕落了：

因此，我们必须确信，就人性而言，亚当不仅是始祖，而且是根源；因此，由于他的堕落，整个人类都理应受到玷污。（加尔文，2009 年，第 150 页）

乔治·埃尔顿·拉德也明白，对于使徒保罗来说：

保罗显然相信“原罪”，即亚当的罪使所有人都成了罪人。当保罗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林前 15:21）时，他表达的是旧约中常见的关于人类团结的观念，这与我们现代的个人主义思想截然不同。（Ladd 1994, p. 443）

对许多西方人来说，由于西方文化中盛行的个人主义思想，很难理解人类与亚当联合的概念（*罗马书 5:12*）以及合作团结的概念。然而，已故的詹姆斯·蒙哥马利·博伊斯指出，许多人拒绝接受亚当罪孽遗传观念的真正原因如下：

我确信，自由派学者之所以想把《创世记》的开头几章视为神话，主要原因是他们不愿面对人类因亚当而堕落的现实，以及由此产生的罪责。（Boice 1992, p. 583）

我们内心强烈反对将罪责从一个人推卸给另一个人的做法。

耶稣（*马太福音 19:4-5*；*马可福音 10:6*）和保罗（*罗马书 5:12*；*哥林多前书 15:22, 45*）都清楚地将亚当视为历史人物，而非寓言故事中的例子。如果将亚当归入神话范畴，并将堕落与他联系起来，那么死亡就会被视为一种与罪无关的自然现象。

基督论教义

如果亚当并非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那么当圣经将基督描述为历史人物时，我们又怎能相信圣经呢？保罗在罗马书 5 章和哥林多前书 15 章中将亚当和基督并列，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如此之多，以至于一个是历史人物而另一个不是，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我们的主已经承认亚当的历史真实性（*马太福音 19:4-6*），难道他在亚当的描述上犯了错误吗？如果他犯了错误，我们又怎能相信他所说的其他任何话呢？这个问题不禁令人质疑主的教导的可靠性。

在*马可福音 10 章 6 节*，耶稣说：“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就造男造女。”这里的“从起初创造的时候”（参见 *约翰福音 8 章 44 节*；*约翰一书 3 章 8 节*，其中“起初”指的是创造的开始）指的是创造的开始，而不仅仅是人类的开始（Mortenson 2009, pp. 318 - 325）。耶稣的意思是，亚当和夏娃在创造之初，也就是第六天就存在了，而不是在创造之后数十亿年才出现。耶稣从创世记的经文中明白，亚当是在创造之初被造的，这与进化论关于人类起源的观点截然相反。

有人认为耶稣的教导只是为了迎合当时的文化信仰。然而，耶稣从不犹豫纠正当时文化中常见的错误观点（*马太福音 7:29*）。福音书中记载了他直面谬误并纠正错误观点的行动（*马太福音 22:29*）。此外，*约翰*

福音 14:6 告诉我们，耶稣就是真理，既然他是真理，就必然永远说真话。耶稣所做的一切都不是出于自己的权柄（约翰福音 5:19, 30; 6:38），他所讲的都是父所教导他的（约翰福音 8:28）。耶稣并非自学成才，他的信息直接来自上帝，因此最终就是真理（约翰福音 7:16-17）。耶稣对圣经的使用是权威的、绝对正确的（马太福音 5:17-20; 约翰福音 10:34-35），因为他以父神的权柄说话（约翰福音 5:30; 8:28）。

否认亚当的真实存在也会影响人们对称义和基督归算义的看法。约翰·派博写道：

我们在神面前称义的基础是神圣的义，这义临到我们的方式，与亚当的罪临到我们的方式类似。正如我们曾在亚当里面，与他一同犯罪，我们也同样在基督里面，与他一同得义。

(Piper 2002, p. 93)

如果我们否认历史上的亚当，那么保罗关于我们因基督而被称为义的论证就站不住脚了。这是因为这个论证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上：因为一个人的悖逆行为（历史上的亚当），我们就可以因一个人的义行（历史上的基督）而被算为义。

救恩论

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的教导是，人类要么在亚当里，要么在基督里。在亚当里，所有人都被宣告有罪，理应受到惩罚。然而，那些在基督里的人，将被称义，在基督里被宣告为义。如果亚当并非历史人物，那么保罗关于赎罪的整个论证都将受到质疑。詹姆斯·博伊斯博士再次指出：

你不需要历史上的赎罪来弥补神话中的堕落或罪行。你只需要另一个神话。但如果基督必须是真实存在的才能拯救我们，那么亚当也必须是真实存在的。正因为亚当是真实存在的，基督也必须是真实存在的才能赎罪。（Boice 1992, p. 583）

相信亚当是真实存在的人物，是正确理解福音以及耶稣为何赎罪的基础。耶稣，末后的亚当，来到世上是为了弥补第一个亚当在遵守上帝律法上的失败。耶稣必须完成亚当未能做到的事，才能过上无罪的完美生活，从而“尽诸般的义”（*马太福音 3:15*）。

神论进化论者丹尼斯·拉穆雷认为亚当从未存在过，这一事实对基督教的基本信仰没有任何影响，尽管他正确地承认使徒保罗认为亚当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在评论《哥林多前书》15:1-7, 14, 17时，他说道：

这就是圣经中所记载的福音，其中完全没有提及亚当，也没有讨论他是否存在。基督教信仰建立在耶稣之上，而非亚当……我们必须将耶稣的历史真实性，包括他的死亡和肉身复活，与亚当从未存在过的事实区分开来，切不可混淆……（Lamoureux 2010）

拉穆勒的论证源于他遵循的是易犯错的人对人类起源的理解，而非上帝启示的圣言。使徒保罗并没有将基督的救赎工作与亚当的悖逆割裂开来。在 *哥林多前书 15:21-22, 45-49* 中，保罗将主耶稣的肉身死亡和复活建立在创世记历史的真实性之上。正是亚当这个真实的人，将肉身的死亡（*创世记 3:19*）和败坏（*罗马书 8:19-22*）带入了上帝美好的世界（*创世记 1:31*）。这正是保罗所说的，耶稣以真实的人的身份来到世上，是为了弥补始祖亚当的作为。此外，保罗在异教文化中分享福音的基础始于对创造的圣经理解（*使徒行传 14:15-17; 17:24-28*），特别是关于“一个人”（*使徒行传 17:26; 哥林多前书 15:21-22, 45*），这使他谈到耶稣和复活（*使徒行传 17:31*）。

Lamoureux 继续说道：“《罗马书》第 5 章和《哥林多前书》第 15 章的核心信息是：我们是罪人，上帝因我们的罪审判我们；……”（Lamoureux 2010）。

拉穆雷克斯声称亚当从未存在过，并且这不会影响基督教的基本教义，然后又说我们都是罪人，上帝会审判罪恶，这显然是循环论证。保罗在罗马书 5 章中指出，我们之所以成为罪人，是因为一个人——亚当——的悖逆（*罗马书 5:19*）。亚当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创世记 2:17*），因此上帝审判了他。圣经告诉我们，罪就是违背律法（*约翰一书 3:4*）。如果亚当从未存在过，那么人为什么会犯罪？罪又是什么呢？

此外，耶稣要代替人类的罪，他必须是完全的人（*希伯来书 2:14-17*）。这只有这样才能有可能，因为这位救主是第一个人亚当通过马利亚所生的肉身后裔（*路加福音 3:38*）——并且被称为“末后的亚当”（*哥林多前书 15:45*）——这使他成为所有曾经存在过的“种族”或民族中所有人类的亲属。

亚当作为耶稣和人类的始祖这一历史事实是福音的根基。使徒约翰在他的福音书中开篇就表明耶稣是神，是创造者（*约翰福音 1:1-3*）。然而，这正是达尔文所质疑的，因为如果没有创造者，基督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在约翰福音成书七百年前，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说：“我，惟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以赛亚书 43:11*）。耶稣若要成为我们的救主，他必定是耶和华自己。耶稣不仅是神，他也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提摩太前书 2:5*）。

先知以赛亚也曾说：“救赎主必来到锡安”（*以赛亚书 59:20*）。希伯来语中“救赎主”一词是“*go'el*”，意思是至亲救赎者，指的是与被救赎者有血缘关系的人（参见*路得记 2:20*）。至亲救赎者的概念可以追溯到以色列民族，他们有一条律法，旨在保护他们的家族（*利未记 25:23-28*）。如果一个人变得贫穷，不得不变卖他的产业，他的至亲就要来赎回，使产业留在家族中，使贫穷的亲属不致陷入赤贫（第 25 节）。耶稣就是我们的至亲救赎者。正如亚当是堕落人类的始祖（*罗马书 5:12-19*），基督作为末后的亚当（*哥林多前书 15:45*），也是蒙救赎的人类的始祖。在十字架上，耶稣付出了赎罪的代价，使我们脱离了亚当的后裔。

有神论进化论不仅否定了《创世记》和亚当的真实存在，也否定了至亲救赎者这一至关重要的概念。第一个人的存在这一观念对于救赎论和福音至关重要（*哥林多前书 15:3-4, 21-22, 45*）。

结论

许多现代神学家认为亚当只是个神话，这种观点最终与圣经的模糊性无关，因为圣经明确地将亚当视为一个历史人物。相反，这种观点源于一种将进化论思想与圣经融合的渴望。这种融合最终总是以失败告终，因为融合主义基于一种将自然主义理论与基督教历史

相结合的综合。基督教本质上与自然主义截然相反。自 19 世纪达尔文进化论兴起以来，根据现代科学理论重新诠释圣经创世记已成为一种惯例。人们非但没有质疑“科学的确定结论”，反而常常篡改圣经，使其表达出与原意截然不同的内容。

此外，神学家们对历史上的亚当提出的反对意见，都是基于对圣经文本的臆想性曲解，而不是基于对圣经文本的诠释。

将亚当作为人类之首的地位与有神论进化论混为一谈，并非无关紧要或无关紧要。如果将亚当视为神话，罪、基督论和救赎的教义将受到严重动摇。亚当的历史真实性对于理解圣经和福音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坚定地持守圣经中关于亚当历史存在的明确教导。